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
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

风靡的秘密:粉红芭比PK 纣王雄风

■文/周夏

《长沙夜生活》把生涩的城市地理概念变成了乡愁的诗行、生活的乐章和对亲情的呼唤,把一群小人物塑形为长沙的代言人,把那些美食美景赋予了故事和性格。几组小人物痛并快乐地活着,但爱与希望从未消失,善良与宽容埋在心底。

这部作品透着平凡生活的哲思。片中的“丽姐大排挡”犹如《茶馆》中的茶馆,各色人等纷纷登场。他们的悲欢逃不过老板娘丽姐的眼睛:合伙人的散伙饭、云毕业的告别餐、老情人的怀旧粉……人间百态在大排挡中轮番上演。长沙人一天的生活是从一碗粉开始的,又以一碗粉而结束,长沙人把日子熬出了老汤的味道,香辣得能呛出人的眼泪。这样透着人间烟火气的来自平凡生活的哲思比比皆是。聚散别离、人间冷暖,长沙被具化成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粉儿,从而承载着长沙人的乡愁,成为长沙人的心灵家园和勤劳本分、热爱生活的象征。正如歌词中唱的“远方有天涯,身后有家!”“不管明天在哪,记得外婆的话,做人要勤劳本分!”丽姐也是大家的丽姐,是年轻人的妈妈,是孩子们的外婆,是长沙那一代人的缩影。

剧作家用丽姐念念不忘第一天出摊,多打包串点支持过地的食客来观照长沙人的乐善好施,也在印证着好人有好报的平凡哲思。片中有三个主场景,除去丽姐的大排挡之外,还有脱口秀现场和24小时书店,这些被戏剧化的场景刚好与丽姐大排挡冒着热气的氛围形成对比,起到了与生活隔离的效果。当热爱哲学的小男主遇到把争夺板凳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对手,当侃侃而谈的伪君子婚内出轨却嘴巴里跑满被盗用的哲学概念时,高大上的哲学与朴素的生活猛烈地相撞起来……而脱口秀现场把主人公的故事用脱口秀的倾诉方式表达呈现,也充满了生活哲学,达到了最大限度利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,快速进入戏剧高潮的效果。

片中的台词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,解决了展示真实矛盾却无法解释矛盾的尴尬,启发观众与生活和解,比如:“如果过去无法注销,那就选择别的方式去看待!”“爱你的人在灯下,那告诉人们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在片中,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宵夜,一起“嗦粉”,这种平常却在旁人眼中被看成最幸福的生活。

洋溢在困顿生活中的浪漫,也是生活在被捉摸过程中一次次诗意的充满哲学韵味的思考。一个因为爱得太深也伤得太狠,从而要和亲人和家乡告别的长沙少女,在拖着行李的出走之夜邂逅了男主的爱情。两个刚刚知道彼此姓名的年轻人,用陌生人的方式交流,袒露着心中的秘密,如卸重负一般把淤积在心中的结一一打开。当女主听到男主的故事和受到现实刺激后,竟然“以身试爱”,跳入深水中……无疑,一定会上映英雄救美的戏码,他们的情感也一下子被推到了极致。

而在摩天轮工作的工人们,他们曾把一对对情侣送上高空,并负责燃放求爱的烟花。这一夜,为了失恋的自己和朋友,他们冒着失业的危险要为自己尽情绽放一次美丽的烟花。当炫丽的烟花在空中绽开,所有为生活所迫,辛苦着的人们,为情感所迫,痛苦压抑的人们都仰望着炫丽的被烟花和星辰点亮的夜空,此时,书院的月光、大排挡的热气,和脱口秀的笑声掌声都汇入到了烟花的绽放时刻,那些曾经的美丽也落入到每个人心中,让浪漫如涟漪一般荡漾开来,将生活中的小美好一点点放出来。

亲情的回归,各自释怀,大团圆的结局,都是浪漫与幸福,既在现实里,又在现实外,是一种可以感知但必须去寻找的浪漫和值得回味的的生活。

喜剧形式包裹的正剧内核,很好承载了主流价值的分量、生活的重量。影片用轻喜剧的表达方式、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,将代际冲突、夫妻裂痕、情侣关系等现实问题一带出:丽姐缠着腰封干活,回到后厨卸下被汗水打湿的腰封,自己的爱徒马上奉上新的,那种周到体贴,立刻化解了丽姐的那句“哪个子宵夜店的不是如此”的辛酸。丽姐的丈夫虽然背信而去,但身边的温暖也让丽姐的生活甜蜜而幸福。

代际冲突即使是头破血流也是用喜剧样化来表达的。比如脱口秀选手和他的父亲,他说:“从小,我爸就总拿别人家的孩子跟我比,不能有别人家那样的孩子,就当别人家孩子的爹了!”与此同时,这个脱口秀儿子与亲娘丽姐也有着几乎难以解开的疙瘩,但那种怨气都在笑声中被逐渐消解!还有那个与家人相爱相杀想远走天涯的女主,也让慈善在与陌生人的游戏中、爱情里释然了!

这部影片风格化很鲜明,也很戏剧化,可以说这是一部编剧电影,是一部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电影,是一部以地域文化为载体的电影。

长沙夜生活,不仅是夜晚的生活,也是人们卸下白天的疲惫和伪装之后的生活,八小时之外的生活,是更接近生活和内心的那份本真生活。

(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)

谁也没有料到,今年暑期档诞生了一部全球现象级的女性主义电影《芭比》,在女性主义声浪日渐高涨的当下掀起粉红色浪潮。真人版电影《芭比》7月21日在北美上映,一经公映便创下2023年度北美最高开画票房,借着超高口碑,票房一路上扬,强势蝉联北美周末票房冠军,截至7月31日,全球票房突破7.75亿美元,闯入2023年度全球票房榜前三甲,把北美同时期上映的诺兰新片《奥本海默》远远甩到身后。

《芭比》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,在排片率较低的情况下,依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,上映的第六天破亿元,截至7月31日,票房接近2亿,豆瓣评分高达8.4。在北美,观众热衷于把《芭比》与《奥本海默》对比联动,反观国内,同期上映的神话史诗大片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(以下简称《封神》)引发各种热议话题,这部雄姿英发、气势磅礴的男性电影,也有了与《芭比》相对标的可能性。

性别之辨:马、狐、玩偶

《封神》和《芭比》里都出现了马。“马”是男性力量和男性权威的象征。《封神》里的纣王有一匹威武彪悍的黑色战马,姬发有一匹带着他回家的白色雪龙驹。纣王骑着追逼马征战沙场,大杀四方;姬发骑着雪龙驹回家,从朝歌一路跑回西岐。马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争利器 and 交通工具,也是男人的亲密伙伴,几乎和男人形影不离,合二为一。马术训练是扮演质子的年轻男演员的每日功课,这些海选出来的“质子们”,袒露胸肌,大跳战舞,使整个大银幕都充满着雄性荷尔蒙的气息。

粤港澳电影专栏

《超级英雄美猴王:齐天儿》: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神话的现代表现探索

■文/周文萍

今年的暑期档,最受瞩目的无疑是表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电影。在《长安三万里》《封神第一部》接连“出圈”之际,取材自《西游记》,曾获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的动画片《超级英雄美猴王:齐天儿》(以下简称《齐天儿》)也在7月29日登上了全国银幕。

《西游记》是电影改编最多的神话IP。单就动画片而论,中国首部动画长片《铁扇公主》(1941)就取材于《西游记》,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《大闹天宫》(1961)更是家喻户晓,近年《大圣归来》(2015)也广受好评。众多珠玉在前,《齐天儿》的新意何在呢?简单来说,这是一部融合了中西文化,将现代生活融入传统神话,致力于将孙悟空(即齐天儿)打造为世界超级英雄IP的动画电影。

从影响力来看,Monkey King(美猴王孙悟空)是在海外影响最大的中国超级英雄。在中国影视反复拍摄孙悟空故事的同时,日韩美国也拍摄了孙悟空的故事。就美国而言,2008年由美国电影人编剧及导演的中美合拍片《功夫之王》就讲述了关于孙悟空的故事,2011年漫威漫画又将其加入了超级英雄阵营,2023年,迪士尼还出品了吴彦祖等主演的剧集《西游ABC》。这些影片多出自西方人视角,与《西游记》原著有很大差异,也常常难以被国人理解,但却显示了孙悟空的跨文化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本身便为影片打造世界级超级英雄IP奠定了基础。

“马”英俊挺拔、勇敢迅猛、潇洒不羁,是男人的理想镜像,也代表了男人之间的情谊。这在《长安三万里》中也有表现,最初李白的马被偷,李白又偷了高适的马去追盗马贼,二人不打不相识,青年时的李白和高适胸怀大志,鲜衣怒马,追求的是策马逐风、“骑”乐无穷的快意人生。《芭比》里的肯在现实世界里看到了象征男人力量的马,然后迅速将之移植到芭比乐园,占领了芭比的豪宅,树立起马的标志,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马的塑像,掀起“男权革命”,这里的“马”显然充当了男性揭竿而起的旗帜作用。

男性的象征物是马,那女性呢?《封神》里是狐狸精,是魅惑的妖怪;《芭比》里是资本世界创造出来的玩偶。较之以前的版本,这版的“封神”显然进步了,不再重复红颜祸水的陈词滥调,而是把“狐狸精”捉纯,将一个祸国殃民的恶妖化为一只为知恩图报的小白狐,兽性未泯,貌美如花,我见犹怜。纣王的血救了白狐,白狐就要帮助他成为王,让他永生,彻底沦为纣王身边一个辅助功能性的花瓶配角,无法僭越和突破,回归到男权社会秩序中真实的女性位置。《芭比》里的女性在“芭比乐园”里是主人,是女王,男性反而是陪衬性的花瓶角色。但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存在,一旦走出梦幻虚拟的“芭比乐园”,走入现实世界,芭比才发现女性地位有多么的低微和不堪,她迫切要逃走。当芭比带着挫败感重返“芭比乐园”时,才发现肯已经带领玩具世界的男性发动了革命,将原本美丽而智慧的职业女性一一驯化,成为听话的芭比、男人的附庸,对于男人,女人只有仰视和崇拜,失去了思考的

头脑和主体,这不就是一只乖乖听话的小白狐吗!?

弑父:反抗父权制

有意思的是,《封神》和《芭比》的主题都提出了“弑父”,很鲜明也很锋利,符合当下年轻人现代的价值观念。

《封神》赤裸裸揭露了父权制的虚伪本质,它设置了两个父亲:恶的父亲-纣王和善的父亲-姬昌。恶的原罪是欲望和权力,纣王是弑父的罪魁祸首,借助狐妖幻化之力弑父弑兄,杀妻灭子,为了一己私欲滥杀无辜,无视宗法,大逆不道,是极恶大恶者,他所做的是要维护个人专制的封建王权。姬昌本性善良,爱子爱民,擅长卦术,明辨是非,以大爱为己任,并对姬发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:“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,你是谁才重要!”姬昌是姬发血缘上的亲生父亲,而纣王是姬发的养父,是精神上的父亲。最初,纣王对于姬发是被仰视的崇拜偶像,但之后纣王的种种行径暴露了私心,引发了他的质疑。选择哪位父亲,成为姬发至关重要的人生命题。其中,最令人发指的一场戏就是纣王逼子弑父,血腥残忍,莎式的戏剧张力十足,君臣、父子、人伦崩坏,挑战心理极限,崇应彪绝决杀死自己的父亲,成为下一个“纣王”;而姬发保留了心里尚存的善,而对亲父放下屠刀。影片很巧妙地将姬发设为第一男主角,以他的成长引领观众看清楚商纣王的男性发动了革命,将原本美丽而智慧的职业女性一一驯化,成为听话的芭比、男人的附庸,对于男人,女人只有仰视和崇拜,失去了思考的

同样是反抗父权制,《封神》讲的

《超级英雄美猴王:齐天儿》: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神话的现代表现探索

猴子家族所接纳,猴子爷爷秃爷给了它“齐天儿”的小名,它与小猴子们一起成长,还产生了青梅竹马的爱情。秃爷的病给了他沉重的打击,他了解到猴子并非神仙,终会面临死亡的命运。为了让猴子得到长生,他才外出拜师,并上天宫向神仙请求。而他偷取蟠桃的目的也在于让猴子家族能够长生不老。这种“家庭之爱”的主题设定弱化了故事冲突而强化其合家欢的属性,使其更易被深受迪士尼动画影响的各国儿童所接受。

角色造型是《齐天儿》对传统改变最大的地方。片中许多重要角色造型都带有美国流行文化和动画片的影子。如齐天儿刚开始时还是个毛茸茸的小猴子,很快就成了顶着飞机头,穿着紧身铠甲的西方少年形象;同样头顶飞机头,但愈加坚不可摧还有杨戩;阎王成了长着六条手臂的紫色怪兽,菩提老祖穿着性感的连体紧身衣,龙王更成了披着粉色头发和长袍的贵妇,这些角色形象与玉后等中国风突出的角色形象同时出现在银幕上,是全球化时代流行文化混搭风的生动诠释。

影片在场景设计上有非常丰富的视觉元素。从天宫地府到花果山水帘洞,从海底龙宫到海外仙山,上天入地、上山下海,神界与凡间,各类场景应有尽有。主创团队到全国各地采风,在场景中融入了苏州园林、嵩山少林寺、浙江乌镇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元素。

《齐天儿》很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融合,力求让观众找到与自己生活的共情点。最有趣的是筋斗云。它

是人性觉醒,《芭比》讲的是女性觉醒。可以预想,《封神》在推翻纣王残暴统治之后,建立的政权依然是又一个接替性的父权制封建王朝。而《芭比》完全不一样,她所要做的是女性改变世界,充满了未来感。

在永生快乐的芭比乐园中,有一天,芭比突然想到了死亡,而且变得不再完美,这促发了她的思考,回到人类世界去寻找答案,结果发现她在现实世界的主人不是小女孩,而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。作为一个中年女性,在芭比公司充当着毫无存在感的副职,在家庭中也得不到丈夫和孩子的尊重,抑郁情绪蔓延到“芭比”,因此出现了玩具失调。只有返回“芭比乐园”,这位母亲才找到了童年时的快乐,在歌舞中尽情唱出所有女性的心声:“我们必须时刻做到无可挑剔,可事与愿违,我们又总是一错再错……你永远不能变老,永远不能失态,永远不能炫耀,永远不能自私,永远不能消沉,不能失败,不能胆怯,永远不能离经叛道,这太困难了,处处都是矛盾……”这种在父系社会患得患失的焦虑感,我相信,唤起了大多数女观众的强烈共鸣。更讽刺的是母系乌托邦的“芭比乐园”也是由掌握资本的父权世界控制的。令人安慰的是,芭比在现实世界邂逅芭比的真正创始人露丝,逃出了可怕的人类世界。影片最后,当做人还是继续做玩偶的选择摆在芭比面前时,也是在“芭比之母”露丝的鼓励之下,芭比选择做了一个真正的人类,而不是一个被人操纵的精致完美的玩偶,“露丝”才是芭比真正的精神之母。虽然芭比乐园无忧无虑,但是走进人类世界,才能撬动世界的一角,对,我们当下需要芭比这样的女性来改变世界,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
《超级英雄美猴王:齐天儿》: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神话的现代表现探索

首次成为一个独立角色,每次都会载着齐天儿去到不同的地方,并在到达时提示:“目的地已到达,本次导航结束!”这一情境与观众日常经验重叠,令人忍俊不禁。各种神仙也不再是传统高高在上的形象。玉帝成了个怕老婆的“麦霸”,随时随地都会扭着身体唱歌;龙王爱好时尚潮流,齐天儿在龙宫挑选铠甲的过程就像一场时装秀;哪吒最讨厌被人说胖子,杨戩则空有其表,一击即溃。这些设计无不具有的喜剧色彩,令严肃的神仙世界变为欢乐的天宫Party,对幼儿观众十分友好。

音乐也加强了影片的欢乐氛围。全片共有16首歌,虽然这些歌出现在片中只是片段,但其实每首歌都是完整的歌曲。这些歌歌词与剧情密切相关,具有推动剧情的作用。以主题曲《好时光》而言,旋律轻松愉快,渲染了齐天儿与猴子家族在一起轻松愉快的氛围,歌词如“别在睡乡耽误好时光,好时光要去最爱的地方”等,也激励了角色积极向上。

整体来看,《齐天儿》致力打造的面向全球儿童观众的超级英雄IP,将叛逆的孙悟空改编为爱护家人的齐天儿,在创作中注意融入中西方文化元素,也尽力与现代观众的日常生活相连接,拍摄了一部充满欢乐氛围的合家欢动画。作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神话现代表现的一种探索,影片是否能观众接受,还有待市场检验。

(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、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、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《长沙夜生活》:哲思与生活的碰撞

■文/李春利